



杨磊

《太平年》让『冷』历史引发热关注

总导演杨磊：向后人传递『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的期盼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顶配阵容拍最“冷”历史 “真实还原朝不保夕的时代”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行至五代十国的乱世，是怎样一番混乱光景？随着《太平年》镜头的徐徐铺开，连绵不绝的战火、杀人如麻的军阀、流离失所的百姓、号哭不休的稚童……都在描绘着一个乱世的黑暗与不堪。在五代十国的72年里，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十余个皇帝，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群雄割据如乱麻，天下从未真正“太平”过。

选择将故事从此处讲起的《太平年》，不仅历经5年筹划酝酿、3年剧本打磨，更集合了国内超一线主创团队，台前幕后4万余人次参与……正因此，《太平年》也被网友评价“用顶配的阵容拍最冷的历史”。

要将五代十国的故事搬上荧屏，自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以何种视角去展开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更是考验主创团队的叙事功底。在《太平年》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历史中走来，构建起剧中的乱世群像。

“我们通过人物的视角来贯穿整个宏大历史，让观众通过情感代入辅助理解和认识。”杨磊说，在开篇集中展现五代乱世的崩坏景象，故事通过吴越王子钱弘俶的视角展开。“他生长在吴越，一个乱世中的‘桃花源’，他的纯真与震撼，直接成为观众代入乱世的第一视角。”

于是，跟随钱弘俶视角，观众看见了偏安一隅的吴越国，在平和的表象下暗潮汹涌，于乱世中无法独善其身；又随着钱弘俶北上中原，目睹了战火连天里道皆白骨、灾民食人的惨象；还见证了乱兵入城后，汴梁顷刻沦为炼狱，无论公卿庶民皆遭劫难的国破家亡……镜头中，对五代十国时期“牵羊礼”“人相食”等残酷历史场景的还原，也引起了巨大讨论。

“历史不是美化，而是让我们更珍惜当下的和平。”杨磊说，这些残酷场景不是为了刺激观众，而是为了真实还原那个“人相食”、朝不保夕的时代。“我们慎重选择了比较保守的镜头语言，以克制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在震撼之余，能更深刻地理解‘太平’的珍贵与来之不易。”

杨磊坦言，如何让今天的观众理解并相信那个时代的残酷和不得已，也是自己在拍摄这段混乱历史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他看来，剧集所搭建的是一座情感的桥梁，观众能因此理解剧中那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无论是接过黄袍，还是纳土归宋，都不是关于权力得失，而是一群人在乱世中对于太平的渴望和承担的责任，这种理解需要观众放下现代视角，回到‘人相食’、朝不保夕的具体情境中，去体会他们的恐惧、算计、未泯的良知与巨大的无奈。我觉得更多的创作压力来自于此。”

写出乱世对太平的渴望 “让观众从历史中看到自己”

倘若只看剧集的名字——《太平年》，也许大部分观众都很难想象，这是一部讲述五代十国历史的影视剧。在那个最难以太平的大分裂时期，叙述太平景象的“来时路”，聚焦“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面对北宋四海归一的大势，吴越国的君主钱弘俶摒弃兵戈，归附中原。而剧中反复呼唤的对于“天下太平”的追求，也成为了杨磊不断提及的“高频词”。

“‘纳土归宋’常被误读为‘软弱、投降’，我希望观众理解的是，这是一场平静而震撼的交接。”杨磊说，钱弘俶不是失去，而是“接过”。钱弘俶放下了家族近80年权柄，却接过了郭荣、赵匡胤传递下来的那副共同担子，接过了更重的历史责任，为终结乱世、实现太平走出关键一步。“我们希望观众明白，和平的可贵，不是历史的馈赠，而是需要一代代人主动选择、艰难背负的责任。”

杨磊直言，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年，是一个从极乱到治的过程，当所有道德、制度、信任都被摧毁后，一个社会靠什么重建？靠一个朴素的共识，就是对太平的渴望。“这部剧想告诉大家，在当时那个乱世，有一群心怀太平的有担当的人，他们为打破‘越打越乱，越乱越打’的恶性循环，做了哪些努力。以此传递给观众，文明的韧性和和平的宝贵。”

而随着《太平年》的开播，五代十国的历史书籍、科普视频也在网络逐渐走红，更掀起观众“边看剧边查资料”的研学式追剧风潮，围绕剧中人物细节、事件解读的话题更是如火如荼。如此现象，也在无形中传递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在短剧和爽剧盛行的当下，仍有观众愿意观看厚重的历史长剧，兼具文化厚度和制作精度的正剧在影视剧市场中仍有分量。

在采访的末尾，杨磊也谈起了在短视频时代创作这样一部厚重历史题材的价值与挑战。在他眼中，历史剧的价值在于提供一种深度思考的可能。即时的感官刺激、达到爽点在这种语境下应该不是绝对必要的，更必要的反而是“引发共情”。

“通过真实的历史困境，让观众在历史的洪流中看到个人的局限与可能，以及超越一时一地的价值如何艰难地穿透迷雾，指引方向。挑战在于，如何让今天的观众理解并相信那个时代的残酷和不得已，如何让观众感受到‘太平’的重量。这需要我们搭建一座情感的桥梁，让观众从历史中看到自己，看到当下的和平来之不易。”杨磊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王一理 图据受访者



2月2日晚间，米兰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进行了首次公开训练。前日夜里才刚刚建好的大跳台，对所有选手而言都是陌生场地。中国队阵容中，既有卫冕冠军苏翊鸣，也有终于圆梦冬奥的宿将杨文龙，还有两名18岁小将葛春宇和张小楠，他们都憧憬着冬奥梦幻之旅。

崭新的跳台 全新的开始

——直击中国单板大跳台队公开训练

由于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全部在夜间进行，为了让运动员更好地适应夜场比赛环境，此次公开训练也安排在了晚上，男子训练结束时已是大约22点40分。训练过程中，利维尼奥飘起了雪花。

面对陌生的场地，苏翊鸣和教练佐藤康弘制定了循序渐进的策略，一开始只是做一些直飞动作和简单旋转，在初步摸清场地特性后，再渐渐提高了转数。佐藤表示，当天训练中苏翊鸣已具备做1980度动作的条件，但暂时没必要上难度，他对运动员的状态和跳台都很满意。

苏翊鸣则表示，场地总体来讲比较舒服，和首钢的大跳台有很相似的地方。“第一天的训练主要做一些雪况的适应，可能坡度和速度会有一些不同。”

他还透露：“因为时差的原因也是比较疲惫的，还是更多地去适应一下自己的动作，并没有太多去尝试一些难度动作，因为接下来还有两天的训练，希望能够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去准备好比赛。”

谈到以卫冕冠军身份来到米兰冬奥会赛场，苏翊鸣说：“我不会给自己太多压力，现在我专注的就是做好自己，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更加专注于比赛本身，并不会有太多标签在身上。还是好好享受这场比赛，好好享受自己的第二次奥运经历，希望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首次跻身冬奥赛场的葛春宇显得非常兴奋，每当完成一跳，他都面带笑容冲向结束区，在用于摆渡的雪道摩托上也频频和各国运动员交流。训练结束后，领队薛宇对他说：“我看你的

状态很放松啊，你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几跳看着还是有点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谈到对冬奥会的初印象，葛春宇用“挺不可思议的”来形容。“之前我没想到可以这么快就去体验自己的第一场奥运（比赛），可能想的是还要再多沉淀一下，因为现在的水平跟顶尖选手比还是相对差一些。但有这样的机会去应对更大的挑战，就要发挥出最好的自己。”

“该拼的时候就去拼了！”他说。

另一名中国男选手杨文龙在一次落地时摔倒，随后躺在地上缓了一阵子，场面一度令人揪心。在场边接受简单检查后，他又重新投入了训练。据记者了解，他并没有大碍，后续将在队医帮助下做好调整。

张小楠是此次中国队参加单板滑雪大跳台的唯一女选手，她在背包上挂了一个颇有巧思的挂件——一匹小黑马。“这是我的教练送给我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现在我的紧张和兴奋程度，50比50吧……可能还是得说70比30吧，紧张略多一些。”张小楠说。

比赛之外，她的冬奥愿望清单还包括和世界各地的选手们交流。接受采访时，张小楠戴着一顶可爱的熊猫帽子。“我们中国队人手一顶，这是专属装备，已经有很多老外看上了，别的纪念品都可以交换，但帽子暂时还不行。”

3日和4日，单板滑雪大跳台的公开训练将继续进行。这一项目的男子预赛将在5日晚间打响，男子决赛将在7日晚间进行。

据新华社



苏翊鸣在训练中。图据新华社客户端